

◇心灵点击

追赶“首轮体验”

[惠州]李远芳

听说市区有非遗巡游,想去看看。家人怕麻烦,都劝道:“在家看直播也一样。”我心想,看直播怎么比得上身临其境?于是坐车赶去。

现场果然人山人海,好不容易才寻着一处人缝来观看。巡游开始,一群青年舞着狮子、麒麟凑近观众。狮子眨眨眼,麒麟晃晃头,惹得我们纷纷伸手抚摸。今年是马年,队伍中有舞竹马和布马的,同样把马舞过来,让我们摸摸可爱的马头。平常在视频里看过无数次此类表演,从未这般兴奋。在视频里听过无数次锣鼓声,也从未觉得如此悦耳。奔赴现场有点折腾,体验感却隔着屏幕好很多。

我常为现在的孩子感到惋惜,他们比我们童年时更难得到首轮体验。我家孩子曾在夜空下突发奇想,自问自答:“星星为什么会发光?因为天空是一面镜子,地上的萤火虫照镜子,天上的影子就发光。”我听了,惊叹童言如诗的同时,想起他对萤火虫的印象来源于图画,并未见过真的。为了弥补遗憾,我带孩子去郊区一座山守了几个晚上,终于在一处草丛里遇见了点点萤火。孩子拢起一只,手心的亮光映照在惊喜的小脸上。这番追赶,值了。

后来读到张爱玲在《童言无忌》里写:“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,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,后看见海;先读到爱情小说,后知道爱;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

是第二轮的……”

深有同感。

记得第一次看见大海时,冲击感已在影像一遍遍的刷洗中削减,远不如预期强烈。此后每次去旅行,都希望能有个神奇的橡皮擦,将观看影像的记忆擦除。也记得在接触爱情以前,刻意避开爱情小说和电影,可它们仍无孔不入。初遇爱情那晚,对方尚未开口,我就望着月亮,在脑子里播放起桥段来——他说:月光真美。我应和:月光真美。伤感的旁白和背景音乐响起……结果,他整晚都没有提起月亮。失落至极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,事物被电子产品呈现得越来越逼真,留给人的想象空间越来越狭窄。看小说的时候,可以想象每个角色长什么样,一旦看了由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,再翻开书,就满脑子演员的脸,无法勾勒出别的模样了。

算起来,最开始,人类用感官直接感受真实的世界,是第一轮体验。后来有了书籍,通过文字想象世界,属于第二轮体验。再后来,观看由书籍改编的电影、电视剧,算第三轮体验。现在刷各种翻拍、剪辑的短视频,成了第四轮……

我们活在比张爱玲笔下更现代的时代,追赶首轮体验很累,且常常失望。有时也劝自己,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体验顺序的改变,不必太执拗吧。不过,我坚持认为,在不可逆转的人生旅途中,应当尽量争取按顺序来体验。

◇尘世写真

小鲁蹬着三轮车碾过街巷,用一只录了音的喇叭不间断地喊:“收废品咯——”

小鲁三十出头,占用了二间拆迁烂尾工程的民房作仓库,每天早出晚归。说他爱干净吧,却在墙角安了个小木床,与垃圾为伍;说他得过且过吧,却又把那些废品收拾得有条有理。更有意思的是,他把收来的纸板箱拆开当作画板,用墨汁画了一匹匹水墨奔马,十多张排列在废品边上,成了一个人看的展览。那些马的图稿明显是从徐悲鸿画册上临摹的,这笔墨神态居然让人眼睛一亮。浓淡枯湿的墨色在纸板上晕开,鬃毛飞扬,蹄下生风,一匹匹水墨马便挣脱了纸板的束

◇两代风景

一到假期,老家的院子便像被施了魔法一样,“长”出了七八个娃娃。他们追跑打闹,在邻里间“漂泊”吃饭。

这七八个孩子都是趁着假期,从各地回来“撒野”的小辈,最大的上小学一年级,最小的刚学会走路,也跟在哥哥姐姐们的屁股后面来回跑。我家的两个也终日和小伙伴们到处闲逛,走到哪家就吃哪家,甚至有时候,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吃的。

前两天,我喊他们上街理

收废品的小伙

[无锡]梅南频

缚,在废弃的空间肆意奔腾。

小鲁说,他老家在皖北深山,捡破烂是子承父业。小时候就跟在父亲后面屁颠屁颠到处跑。父亲有一次捡到一枚炮弹,千方百计把它弄开,结果发生意外,命也送掉了,这年他才13岁。后来,他到县城里谋生,偶然的一天,他在一捆收来的书报里发现一本残破画册,一幅骏马图撞进了他的眼底,于是,他一画就是十多年。

我想为小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就把一位拆迁公司的老板介绍给他,并带他去看了小鲁的“画展”。老板一看,愣了!交谈一番后,做了个决定,去他公司铺个画桌,帮他画三十幅马!

也就二个月多些,小鲁完

成了任务。老板大气,顺势帮他办了个展览,出乎意料的轰动,展品全部卖空。小鲁拿到了不小的一笔钱。我满以为他可以改行了,他却依然如故,还是踩着那辆三轮车穿街走巷。他说,城里的废品没人收,堆得到处都是,现在干这行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他们扛不动、跑不动,我年轻。

烟火尘嚣依旧裹着他,可他的心里,却装下了更远的远方。有了余钱,他没有添置新衣,而是悄悄地联系了边远山区的学校,一对一资助了三个孩子读书。每个月雷打不动地把资助金打过去。他说:“我小时候穷,上不了学,吃够了没文化的苦,那些孩子和我当年一样。”

院子

[雅安]卫晨月

发,竟不知去向。寻到么爸家,么妈说没见;大伯家,门扉紧闭。我索性回家,推开窗朝田野大喊:“敦仔、小七,回家啦!”

不到一分钟,就听见楼下门锁转动的声音,孩子们回来了,手里还拿着一些新鲜的莴笋、白菜,随手放在厨房,说是旁边招招哥哥的奶奶给的。

那一刻,我突然恍惚起来:这不就是三十年前的我们吗?我们这个院子,都有点沾亲带故。那时候,我们一同上学、游

戏、放牛割草,以为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。可终究,伙伴们如蒲公英般散落四方,院子渐渐安静下来,沉寂多年,直到我们的孩子回来。院子重新活了过来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xfanxing@163.com



和谐·共生